

彭春林 Kaludasan

染織繡・屏東縣內埔鄉

相傳魯凱族人是在雲豹的帶領之下，越過大武山抵達屏東的霧台鄉。霧台係指許多村社聚集成大社之意，聚落台地終年白霧瀰漫，加上瀑布眾多，遂有雲豹、霧與瀑布故鄉之稱。

居於「雲豹故鄉」的魯凱族，原生活在中央山脈兩側的屏東縣霧台鄉、高雄縣茂林鄉及臺東縣卑南鄉，後遷徙至瑪家鄉三和村及三地門鄉的青葉村，打破魯凱族男性不能碰編織禁忌的彭春林，即是青葉村的工藝家。

魯凱族為父系社會，傳說只要男生碰了編織刺繡，就會獵不到動物，因此女紅被視為男人的禁忌。編織與刺繡是魯凱族女性的專長，彭春林的奶奶織布技藝一流，姑姑的刺繡更是族中翹楚，長期的耳濡目染，讓他不自覺中愛上細膩的織繡。

原任獸醫助理的彭春林，三十歲那一年回到部落，他學過陶藝、繪畫、雕刻，卻對織染情有獨鍾，「摸布料時總會升起特殊的感覺，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，」彭春林於是將織染作為創作媒材，擺攤賣自製小飾品。

創作是一條不歸路，讓人愈陷愈深。在深入瞭解魯凱族文化後，彭春林意識到，織繡是魯凱婦女最傳統的表達工

具，卻因為生活現代化而失落，為了發揚這個優秀的文化，他開始拜師學藝，並到輔大選修織紋設計學分，最後成立「彭春林布落空間」，並將所學教導部落婦女，讓許多在都市打粗工的人返回部落，以雙手創造文化商品，有尊嚴地生活。

「彭春林布落空間」製作的各式織品圖案，多取之於生活周遭的植物、昆蟲或與部落傳統象徵有關的動物圖騰，有些則是靈機一動的創意。他將這些圖案一針一線重現在包包、服飾、帽子、抱枕、髮飾、居家擺飾、寢飾上，穿梭出了一幅幅美麗的作品，也在魯凱族傳統裡注入新貌。

植物林相愈豐富，蝴蝶的種類也愈多。彭春林所居住的青葉村部落，蝴蝶是這兒的常客。蝴蝶在其圖騰文化中代表勤奮與速度，在彭春林心裡，則因其亮麗、多變的外貌，代表著傳統的新生命，翩翩飛舞的姿態與賦意，於是成了彭春林創作的靈感。

「彭春林布落空間」的入口意象即是蝴蝶，他運用蝴蝶的觸鬚為圖騰進行轉化，這樣的轉化也可在他的作品中看見。〈蝶紋上衣 & 手織布長褲〉以植物染的棉質T恤上，正方形的黑布上繡以綠色絲線，兩個紅

色背對背的3，交幻出中央的菱形，整齊排列的針紋，令人想起密密縫的針帶情。

〈蝶紋手工帽〉是另一件以蝶翼上的紋路做轉化的作品。波浪造型的帽沿猶如女性婀娜的



為蝴蝶圖騰注入新意的織繡工藝家彭春林



- 1「魯凱新衣系列」的手提包是從平面跳脫到立體的嘗試之一
- 2〈蝶紋抱枕〉無論如何擺放、旋轉，永遠是端正的姿態。
- 3〈蝶紋上衣 & 手織布長褲〉將蝴蝶圖騰予以轉化
- 4〈心情〉重現了彭春林求學時期的往事
- 5〈蝶紋側包〉以針線的手感串連出蝴蝶飛翔的躍動
- 6〈植物染桌燈〉繡入了蝴蝶觸鬚的律動感



2 3



4



5 6



曲線，藍、紫的邊線，以不同色調的直繡呈顯手感，綴上六顆錯落的珍珠銀光，別緻又素雅。

綴織作品〈心情〉則是彭春林現實生活的反射。當年他在輔大進修織技，搭夜車返臺東的路程上，窗外一片漆黑，他的身體疲累，心情卻因為學習而充實，這個情景重現在作品黑灰色構成的夜色上，鬆緊不一的織紋則是心情與生理的反射。

「魯凱新衣系列」的手提包是彭春林從平面跳脫到立體的嘗試，不同層次的藍為手提包帶來變化，略傾斜的造型也顛覆傳統，風格別具。〈蝶紋側包〉的黑白對比色則讓人眼睛一亮，它和前者一樣，也以針線的手感串連出蝴蝶的飛翔的躍動。

在衣飾配件外，家飾也是彭春林的專擅領域。在〈植物染桌燈〉中，草綠色的

布繡上如蝴蝶觸鬚般的紅色線條，其粗細變化讓視覺從上而下，再由下而上，具有蝴蝶生命循環的意涵。〈蝶紋抱枕〉亦顯現創作者細微的用心。多數的抱枕圖案具有正反之別，顧及到居家的隨性，彭春林將抱枕的紋飾設計成萬變不離其宗，也就是說，無論使用者如何擺放、旋轉，它永遠是端正的姿態。細看此抱枕長短不一的縫線不知凡幾，便可知其做工之精細。

手工之珍貴在於其無法大量製造，在於手創過程的情感挹注，「彭春林布落空間」目前全省有二十餘家實體展示店。在這裡，彭春林將蝴蝶的千姿百態，蝴蝶的羽化過程演示出來，暗示著藝術、同時也是生命的無限可能。🍀

彭春林 | 912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成功路19號

陳一中 Chen I-jang

紙雕・臺南市北區

在經濟起飛的1960年代，做生意是望子成龍的共識。55年次，自幼對美術有傑出表現的陳一中，聽從父母之願唸商科，然而心靈總會突破現實追尋理想，白日從事業務，利用夜間圓自己的剪紙興趣，終究回到興趣原點，更融合出事業的一片綠意。

陳一中從小就對紙雕產生莫名的興趣，用刀子割畫出令人驚嘆的作品，對此樂而不疲。從小到大參加校內美術比賽，他都是必然的參賽者，也是獲獎者，但是父母認為男生做生意才有前途，所以國中畢業後，他乖順地念了綜合商業科，後來又進入西服公司、百貨公司、便利超商擔任業務。不過他並未因此放棄夢想，白日跑業務，到了晚上就埋頭鑽研紙雕創作，就這樣十年下來，他逐步踏上了夢土。

1994年，陳一中參加創作比賽獲獎，雖然獎金僅萬餘元，但這個鼓勵讓他決心將紙雕創作納入人生目標。「當初也沒奢望紙雕要賺很多錢，完全以興趣為主」，陳一中說。在第一次參賽即獲獎的鼓勵下，2000年他開始征戰世界紙雕賽與國內賽事，陸續掄獲銅、銀獎牌與九面證書，2003年更受邀遠赴美國紐澤西州立博物館年度展出。長年的耕耘，最後終於水到渠成，讓他成功以紙雕轉換事業跑道。

從平面紙雕、半立體紙雕，及至以金箔切割、捲曲、塑型、黏貼，創作出3D的全新藝術表現，陳一中全靠自我摸索、研究，他說，過程頗艱辛卻不寂寞，能夠將靈感與夢想落實成真，讓他頗具成就感。

做第一個3D作品時，他發現鳥類因為有羽毛之故，最適宜遮蓋接合處的瑕疵，且眾多羽毛的銜接更能彰顯作品之細緻。發現了這點後，陳一中也未藏私，如數將技巧教授給學生，「我不怕被學啦！要模

仿也不是那麼容易。而且這種技藝要多人一起做才會普及，也才有市場性。」

〈山幽棲影〉是陳一中獨創黃金剪黏的首件作品，獲得2008年府城美展傳統工藝類第二名。金晃晃的金箔紙雕出牡丹、梅花、山茶、芙蓉與海棠，四種花漸次伸展而上，各顯其姿態。為了彰顯迎風飄動的尾端枝葉，陳一中細膩雕出曲捲的葉脈，右邊梅花獨立，兩隻鳥迎面啁啾，另兩隻則順次而下覓食，形成畫面的動感。

陳一中雕鳥的精湛技巧，展現在許多以鳥為主題的作品上。藍色的喙與眼圈，頭頂羽毛直豎，長達十餘公分的尾羽，這是稀有的過境鳥——綬帶鳥。在參考前人繪畫雕出的〈綬帶鳥〉中，一對情侶絮語綿綿，精細的雕工，雕劃出一片一片的絲絲羽毛，並生動拼貼出雄鳥長尾姿態與雌鳥之異，其身姿一仰一俯，強化了形體的空間變化與比例。

日本有招財貓，中國則有象徵吉祥的金雞。〈招財鳥〉即以招財貓為藍本，取金雞為樣，「招財進寶」的意思便渾然天成了。個性開朗的陳一中雕製的金雞頗具趣味，踩在金球上的金雞背著大書包，上頭還雕著一個愛心和鑲掛著紅寶石，腳上則趺拉著夾腳拖，隨性而可愛。

除了鳥以外，陳一中的其他動物紙雕也別具趣味。獅子自東漢便是趨



用紙雕走出一片天地的工藝家
陳一中





- 1 〈招財鳥〉中的金雞攜著大書包，造型趣味橫生。
- 2 獲府城美展傳統工藝類第二名的〈山幽棲影〉
- 3 〈綬帶鳥〉刻劃一對絮語綿綿的鳥兒
- 4 「劍獅」的造型多樣，為民俗賦予新意。
- 5 「劍獅」具有趨吉避凶的意味

邪避凶之聖獸。清朝時鄭成功的軍隊在臺南鹿耳門登臺，為抵擋荷蘭人的槍炮彈藥，他們在藤製的盾牌外加上鐵板增強防禦性，又在盾牌中心鑄造猛獅的形象，藉此安頓軍心。將士操練返家後，都會將獅面盾牌掛在牆上，刀劍則插入獅面盾牌牙縫鐵勾中，從外面看有如獅子咬劍一般，遇有宵小欲竊盜，見此即知居者為官兵而不敢造次，安平當地居民於是紛紛仿效，沿襲成為當地的習俗。

陳一中將當地民俗化為創作，他的「劍獅」系列造型多樣且活潑生動，且在傳統中置入新創意，例如將劍獅上的王字做不同的變形或加上八卦圖形等，

顏色也多採對比色。此系列獲得文建會及工藝中心「臺灣創意產品」標誌證書，未來將量產製作，成為地方特色商品。

由於作品日積月累，且畫冊的市場反應不錯，陳一中於1998年成立了「府城出版社」，自己出版作品集，前後已有十一冊之多。「有純創作的，但多數內容以教學為主，拿來當教學推廣。」此外，他亦成立教室授課，2005年並成立中華民國紙雕協會，致力於種籽教師的培育，希望紙雕在臺灣能開闢出一方天地。🌱

陳一中 | 臺南市北區南園街96巷1號

林啟燦 Lin Chi-tsan

玻璃工藝 · 新竹市

好奇心是開啟創意之鑰，林啟燦的藝術創作之路由此開端。

高職一年級，某日，林啟燦到開設拉絲玻璃藝品工廠的同學家玩，看到師傅將神乎其技地將火熔後的玻璃，快速地拉、纏、堆塑出各類形貌，折服之餘，在心中暗自種下學藝之苗。「本想去同學家工作，但是沒缺人，所以同學幫我在家裡弄了一張工作桌，又教我基礎技法。」因為興趣使然，林啟燦作得有模有樣，最終成了同學家的代工。可謂「一兼二顧，摸蜆兼洗褲」，學藝賺外快當學費和零用錢，直到二專畢業。

「你做過玻璃拉絲，發光二極體以石英當原料，工作性質類似，到我部門工作吧！」畢業後，一位在竹科光電公司任職經理的朋友，極力邀林啟燦加入行列，但他進入之後才發現，該工作環境的溫度高達1600度，更勝玻璃拉絲的1200度，一小時工作下來，經常是汗如雨下，全身濕透，考慮身體的承耐力，不多時林啟燦即離去。

透過貿易商朋友的介紹，林啟燦與美國琉璃買主喬治接上線，在1993年成立「竹情琉璃工坊」，專接美國外銷訂單。「喬治本身擅長拉絲玻璃，在美國有十幾家店面，專門經營高級商品，原料都由對方直接進口，因為對品質嚴謹要求，讓我們奠下好的基礎。」說話慢條斯理的林啟燦說。

品質要求高，相對利潤也遠較一般好，當年一般人代工一件10元，林啟燦的利潤硬是高一倍。不過隨著勞力成本高漲、產業外移，新竹的玻璃產業逐漸沒落，他後來也結束了與喬治長達十二年的合作。1995年，文建會與新竹文化局透過國際玻璃藝術節的交流，希望重燃竹塹玻璃光彩，這是新竹玻璃新生命的開始，也

是諸多玻璃師傅湧向創作的起點，對林啟燦而言也是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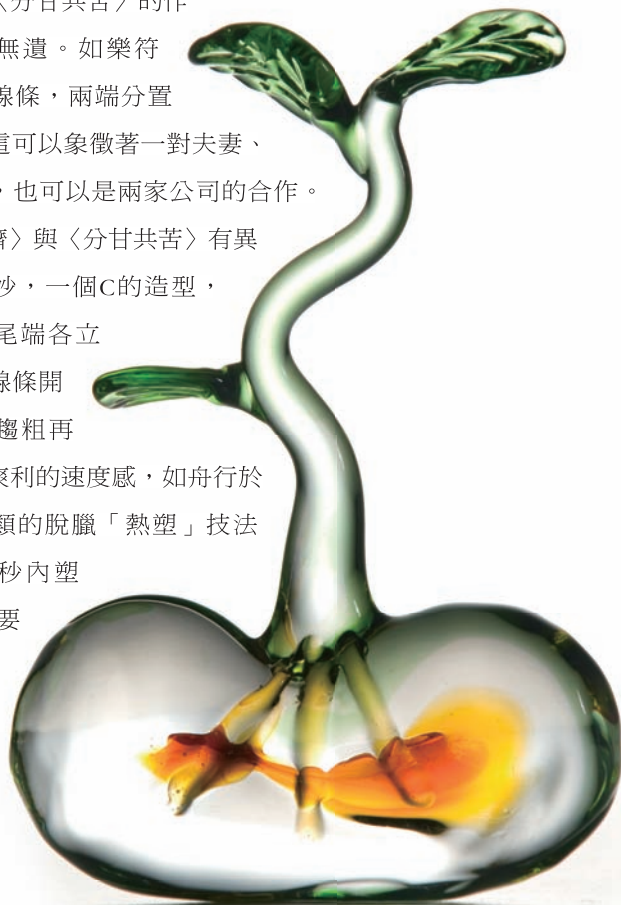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傳統學徒的包袱，讓林啟燦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，他結合「拉絲」與「熱塑」創作出跳脫傳統的具象作品，強調線條的抽象美感，連續三屆參加金玻獎比賽均獲前三名，成為首位被列為「永久免審資格」的工藝家，作品亦獲邀參加日本「食之綠博覽會」、「日本世界食之祭典」及「青函博覽會」展出。2007年，林啟燦獲選新竹市竹塹玻璃協會理事長，對玻璃藝術創作推廣不遺餘力。

結束外銷代工後，林啟燦也曾改走內銷，在新光三越和 Sogo 設櫃，「那三年實在辛苦，經常做到三更半暝」，他有些不堪回首地感嘆。結束百貨櫃之後，他將目標鎖定贈品通路，作品受到諸多公家單位與企業之青睞，成為餽贈之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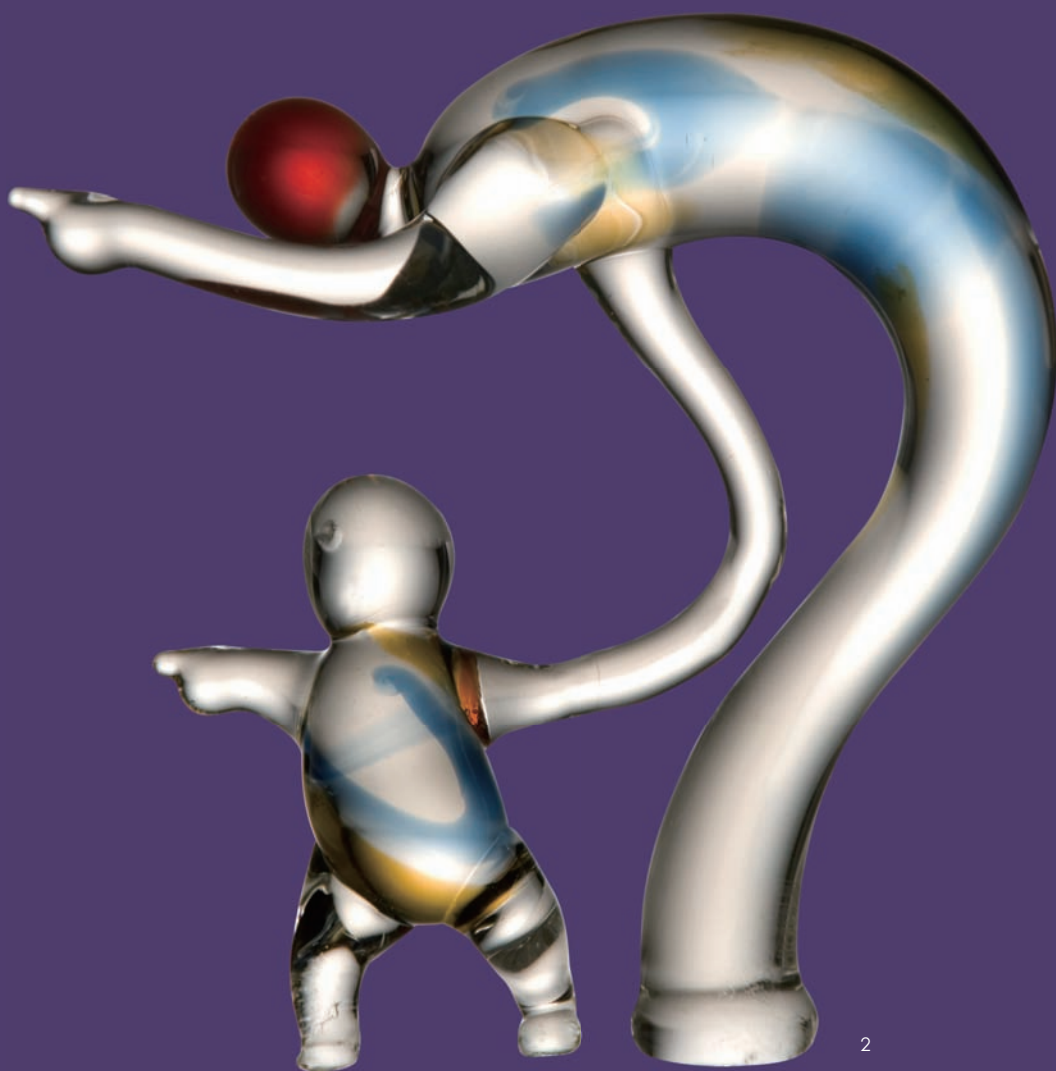
流暢的線條是林啟燦的作品特色，這在取名為〈分甘共苦〉的作品中表露無遺。如樂符般的靈活線條，兩端分置兩個圓，這可以象徵著一對夫妻、男女朋友，也可以是兩家公司的合作。〈同舟共濟〉與〈分甘共苦〉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一個C的造型，在開口與尾端各立一圓球，線條開端由細漸趨粗再縮回細，爽利的速度感，如舟行於海河。此類的脫臘「熱塑」技法必須在數秒內塑型，完全要靠長期的經驗與純熟的技法始能完成。



用流利線條展現抽象意涵的玻璃工藝家林啟燦



- 1 〈新生〉呈現了種籽萌芽抽長的模樣
- 2 〈引導未來〉展現出母親教育下一代的愛
- 3 〈同舟共濟〉中流利的線條，如舟行於海河。
- 4 〈分甘共苦〉以抽象線條勾勒人際合作的意涵。



飽滿渾圓的線條圈繞而成的〈薪傳〉也和〈同舟共濟〉與〈分甘共苦〉有著近似的意境，但這件作品的線體豐厚緊密，幾乎背貼背，顯示無論技藝的傳襲或文化的銜接，都必須亦步亦趨，緊緊跟隨，不容絲毫的斷層，才能學得精髓。

一顆種籽代表生命的開始，林啟燦描繪種籽剛萌芽的〈新生〉，同樣以線條鋪陳芽苗的伸展，根部的黃色以漸層暈透，再覆裹透明

的玻璃，使其孕育其中並凸顯種籽的飽滿身軀，意喻豐碩生命的開始。

旋轉的圈是技藝的挑戰，取名〈榮耀〉的作品即是一例。林啟燦表示，旋轉時若未將幅度計算準確即宣告失敗，圈轉的過程必須一氣呵成，包括中間銜接部分亦須使其完美無瑕。

激勵、合作、鼓動生命等主題，是林啟燦作品的常見主題，如應母親節而做的〈引導未來〉中，母親彎著腰牽著小孩的手，一手指著前方，呵護與教導之意不言而喻。〈扶持〉中兩個玻璃體的平衡相接，亦簡練地凸顯扶持的主題。一條線連成各種意象，在玻璃雕塑中，林啟燦讓線條塑造出期望與圓滿。

林啟燦 | 300 新竹市富群街15號1樓

林芳仕 Lin Fang-shih

玻璃工藝 · 南投縣竹山鎮

以藝術生活化為目標，林芳仕將創作鑲嵌在居家環境裡，從一扇門窗、屏風覽賞藝術，取代冰冷的鐵窗做起，逐步將工藝與藝術之美帶進生活。

從小極具美術天分的林芳仕，高中依興趣就讀竹山高中美工科，因家中種茶，退伍後他從熟悉的茶葉做起推廣工作。一日拜訪客戶途中經過一家鑲嵌玻璃廠，對藝術舊情難忘的他，情不自禁走進去，「老闆，請問你們有缺助手嗎？」林芳仕問。「你對這個有興趣啊！」老闆也親切地探詢，「是啊！我學美工，對鑲嵌玻璃很感興趣。」「這樣啊！我還有股東啦！要不我跟他商量一下再說，給我你的電話，需要就通知你。」老闆留下他的電話號碼。「當時以為是敷衍我，沒想到隔幾天竟然真的打電話來」，林芳仕回憶與玻璃的因緣巧遇笑著說。

在鑲嵌玻璃工廠學習時，林芳仕用心鑽研，與一般上班族的心態截然不同。他認為工作是興趣，不是做給老闆看的，學起來都是自己的功夫。歷經五、六年的磨練，他成為公司的得力助手，最後更成為

工廠的股東。

一加一大於二是企業界用語，這句話套在林芳仕身上也極為妥適，他的妻子陳璐昂從事油畫創作，兩人交相乘的結果，激盪出美麗的光彩。2006年，林芳仕在家鄉竹山，以自己和妻子名字為名，成立「芳仕·璐昂琉璃藝術館」，這棟童話故事般的夢幻玻璃屋，很快就成為竹山當地醒目的建築地標。

繽紛瑰麗的琉璃色彩是以各種顏色的玻璃細沙熔燒而成，製作過程必須精確掌握細沙的膨脹係數。面對昂貴的材料，失敗即是燒錢，林芳仕抱著有捨才有得的心態，做過無數次實驗，終於獲得成功。他很開心笑著說：當客人歡欣看到自己的作品時，心裡頗有成就感，有錢賺又得到他人的感激，真好！

林芳仕的玻璃作品既有東方的灑脫，也有西方的優雅。將草書的線條美感植於玻璃上的〈定風波〉就是前者之一例。林芳仕請朋友林益昌寫草書，再用描圖紙拓下塑模，以凹凸顯現草書的筆韻，最後再運用霧面玻璃，以為屏風進行視覺變化。

〈花語繽紛〉是仿西方油畫的肌理與色彩構成，因如畫可懸掛，許多客人均將其當作居家裝置。錐型的藍色花瓶，擺在如晶鑽的桌上，瓶中花與綠葉參差漸次而上，彷彿一幅印象派畫作。直立時這幅作品是瓶花，將直立的花瓶移成左橫向，花瓶又如一條悠游於池的魚兒。

以線條表達風的速度感的〈迎風〉則既有水墨的筆趣，亦有鋼塑強韌之線條，留白處氤氳如水墨暈染，亦是計算玻璃的膨脹係數後使其自然形成。

〈牡丹迎賓〉是一件屏風，委製者在房子裝潢完畢之後才找上林芳仕，要求在屋內裝置一屏風當隔間。在這件鑲嵌玻璃作品中，每一線條就是一片玻璃，整面屏



融合東西方璀璨元素的玻璃工藝家林芳仕



- 1 〈迎風〉融合了水墨的筆趣與鋼塑強韌的線條
- 2 樓梯間的〈光影〉與自然光相呼應，在牆上投射出另一番美感。
- 3 芳仕·璐昂琉璃藝術館的大門，予人寧靜祥和的感受。
- 4 〈定風波〉將草書的線條筆韻呈現在玻璃上
- 5 用百餘片玻璃鑲嵌而成、布局巧妙的〈牡丹迎賓〉



風總共用了百餘片玻璃才完成。幾何的造型線條，搭配富麗的牡丹花，每一片花瓣與葉子以深淺表現光向，巧妙布局，呈現中西融合的調性。其中色如海苔狀的綠色，是林芳仕在高溫時刻意撒下的玻璃碎片，意在製造藤蔓的肌理，藍色則是海洋。富麗優雅的展妍牡丹，讓委託者看到完成作品後愛不釋手。林芳仕表示，一般人常將彩繪玻璃與鑲嵌玻璃混為一談，真正入窯燒的鑲嵌玻璃，只要不打破，可以歷數代而彌新；反之若出現褪色現象，即

表示作品是彩繪玻璃。

「芳仕・瑤昂琉璃藝術館」不僅陳設著林芳仕的玻璃作品，建築的玻璃裝飾也處處是他的巧思。走進藝術館的那一刻，與戶外景觀互通聲息的鑲嵌玻璃門，就會在每個踏入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林芳仕以向外擴散的圓與疏落有致的長方形、正方形等做為門面構圖，再以霧面、透明、結晶等玻璃材質相互搭配，門把處還拓上他幼稚園兒子的小手印，使其在童稚遐想的「芝麻開門」趣味之餘，更增添一份成長的記憶。

藝術館內大量採用玻璃，使館內陳設與戶外景物連成一氣。鑲嵌在樓梯間的〈光影〉本僅做為裝飾之用，但完成之後卻意外與自然光相呼應，創造出了牆壁上的光影奇趣。林芳仕說，曾有人見了之後想仿效，不過如此美景還需有地利搭配，若沒有建築結構條件的配合，還是無法如願。而這座藝術館，就是林芳仕呈現藝術的生活之趣的所在。🌱

林芳仕 | 557南投縣竹山鎮大禮路181號



5

葉志誠 Yeh Chih-cheng

陶藝·彰化縣田中鎮

田中鎮位於彰化縣八卦山南麓，出生於田中鎮的葉志誠，陶藝工作室立於數甲田中，取名為「田中窯」，集出生地、工作室地理位置與創作方向於一身。

多數的小孩都愛與泥巴為伍，這是人類原始天真的一面，也是藝術表達的出口之一。葉志誠小時候就愛玩泥巴，用泥巴作成一個個夢想中的玩具，也用泥巴畫畫。美勞從小就是他功課的強項，代表出賽攻無不克。高中順理成章念了美工科，又因自幼獨鍾泥巴而選讀陶藝科，奠下專業的基礎。

高中畢業後，葉志誠到集集的添興窯學藝兩年，因掛念家中高齡父母，於1992年返回家鄉田中，在兒時玩泥巴的土地上興建陶藝工作室，由於身為田中人，加上工作室立於田中央，也認為田是種籽發芽之處，「田中窯」即在中義下產生，他在這裡除了創作，也將教學立為發展陶藝的目標。

葉志誠初始的創作以茶壺為主，製壺約十年，後來他逐漸感覺茶壺創作的制約，於是力求突破，改走純創作。鄉間的農地，四處可見青蛙、蝸牛、螃蟹、甲蟲、瓢蟲、蚯蚓、蝴蝶、水牛等，這些都是農村景觀的一部分，也都成為葉志誠的取材對象。在設立「田中窯」時，他即以蝸牛做為入口意象，那隻攀著磚牆，探出觸鬚慢慢向上爬的蝸牛，似乎也意味著創作一步一腳印的努力。

「田中窯」設置著電窯、瓦斯窯及柴燒窯，其中柴燒窯的空間為臺灣前三大。葉志誠的作品都用柴燒，電窯和瓦斯窯主要是培育陶藝種籽人才之用。因臺灣柴燒窯較少，因此開窯時總會吸引各地陶藝者前往。

六年前，為了讓自己的創作更上一層樓，葉志誠又進學校念景觀設計系，並取得造型設計碩士學位，從陶藝創作延伸至景觀設計，他說：「景觀設計是供我生活所需，個人創作是靈性生活。」他並將陶藝創作深入社區營造工作，舉辦各類活動，並進入彰化少年輔育院教導少年犯陶藝，長達十年之久。他告訴這些院生，學得一技之長，出去後可考丙級技術士證照，若要升學亦有助益。據他估算，院生取得丙級技術士證照者多達1200人以上，「其實這些孩子的學習態度都不錯，很好相處，出去後在路上碰到還會喊我老師」，葉志誠笑著說。

自古以來，所有的創作莫不來自生活，葉志誠的創作取材亦皆來自生活周遭，從生活深入心靈。在名為〈定〉的作品中，他以泥條盤出不工整的肌理，一隻蟬落在上頭，意喻形而上的「禪」，蟬停駐在空甕裡，又有望空之意。「禪定」的本質是「心一境性」，讓混亂的心緒定、靜達到安住。作品中不規則、粗糙的泥條表顯人生的可能的逆境，遇到挫折自是難免，禪定能讓人在不可預期的混亂中尋出



將天、地、人均融於作品中的陶藝家葉志誠



- 1 手塑洗衣板側面一尊面容祥和的菩薩，映照苦中樂的〈自在〉心。
- 2 線紋陶刻的荷葉瓶〈自在〉顯示作家精細工筆之功力。
- 3 〈陶編蛙趣〉用泥條串接出竹簍子的經緯，從鄉土情懷傳遞環保概念。
- 4 〈節節高昇〉有著奮力向上與走過留下痕跡之喻
- 5 〈定〉以具象之蟬昭顯禪定之意

秩序，放空安頓心靈。

就讀陶藝科受過雕塑訓練的葉志誠，寫實功力不凡，以手捏塑出的〈節節高昇〉便將這點表露無遺。深埋土裡的筍頭尚留著如剛出地面的土泥，一隻蝸牛循著筍頭左端徐徐爬行，筍鬚、竹瘤、竹節無一不栩栩如生。葉志誠在陶土裡加入錳與鐵，強調蝸牛身上的斑彩。曾在鄉間居住或做過觀察者即知，蝸牛爬行之處會留下一道白色如絲的痕跡，因此這件作品除有節節高昇之意外，亦帶有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之喻。

葉志誠的作品有禪意，有大自然，更有鄉土意蘊。在柴燒作品〈陶編蛙趣〉中，他就用陶土泥條取代竹子，製作出一件早年農村常見的竹簍。不知凡幾的泥條串接出竹簍子的經緯，柴燒的落灰與陶土編織出純樸年代的氣味，青蛙的爬行則喻示環保，因為昔日以竹簍子盛裝的魚、蝦、蟹，如今已消失無蹤。

昔日的木製洗衣板也是葉志誠的取材對象。以手塑的洗衣板凹凸槽在〈自在〉裡鮮栩如真，旁邊塑出一尊面容祥和的菩薩半側面，揉合著母親辛勤搓揉的印象，映照苦中樂的這件作品，以柴燒的落灰與陶土融合出拙樸的鄉村情。

相較於洗衣板〈自在〉的樸拙，以線紋陶刻的荷葉瓶〈自在〉則屬於精細的工筆。此作工序繁複，須先以化妝土塗於陶土上，再以臘畫出線條，以水滌洗胎身拭去，藍色瓶身上紋刻仿青花瓷的纏枝紋，金色的紋飾與藍色互映出高貴之氣，菩薩身上從頭冠、璽珞與衣衫無一不細膩講究，加之一臉祥和，打著法印之手姿與自在之坐相，令人望之舒然。這件作品也將葉志誠融合天地人的創作氣質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葉志誠 | 520彰化縣田中鎮三光里斗中

路二段230巷248號



2



3



4



5

郭常喜 Kuo Chang-sih

金工・高雄縣茄苳鄉

三國孫權的青冥劍據說來自於冥府，是一把不祥之劍，在世間總引發血光，李安的電影《臥虎藏龍》就從主角李慕白手中的青冥劍，引發江湖的恩怨情仇說起，而電影裡揮舞光芒、削鐵如泥的青冥劍，鑄劍者正是郭常喜。

茄苳鄉的興達港地處高雄最北端，是高雄地區第二大港口，當地盛產有「烏金」美譽的烏魚子，黃昏時候，漁船歸來，總是會聚集買鮮魚貨的人群。興達港附近有一家「興達刀舖」，舖內掛滿了各式各樣宋江陣的兵器。

有一回，家住臺南的導演李安，適巧與家人到興達港遊玩，他趨前問了郭常喜：「如果有東西要做，圖給你就可以做出嗎？」當時，郭常喜並不知來客就是國際知名的電影導演李安。一個月後，李安拿來一張畫稿，請郭常喜依圖製作，就這樣鑄出了電影裡的那把青冥劍。

在50年代的農業社會，每個地區都有一條打鐵街，製作鋤頭、鐮刀等農具。家裡祖傳三代都是鐵匠的郭常喜，自幼即是個小幫手，十三歲正式入行，那時他得一隻手提著沉重的鐵鎚，學習掌握火與鐵的熔度，敲打、磨出完美的鐵具。打鐵工作是門苦功夫，鎮日在火爐前，使用粗重的鐵鎚反覆敲打燒紅的鐵塊，探入水池降溫再敲打，於是，鐵匠們常怨嘆：「手拿鐵鎚打鐵支，鎚到汗水滿滿

是，不知何時出頭天。」數句話語點出火灶前討生活的辛苦。

70年代，農業漸趨沒落，郭常喜也隨著時代腳步轉動事業角度，改做宋江陣的武器，同時揚棄農業鐵具，改做食品與機械用刀。當年台鳳生產鳳梨罐頭，機械刀具就是由郭常喜家提供。他說，機器刀要用不鏽鋼做，為了符合品質要求，他還去日本買一台磨刀機，此外，他也到日本學習製作沙西米刀，「當年一台要價臺幣八十萬元，可買二十甲地哪！去日本學製刀前後也有八年喔！」能夠從傳統轉型成功，郭常喜的用心可媲美打鐵精神。

郭常喜對古兵器的收藏與文革有關。在破四舊的掃蕩下，中國文物轉而被臺灣人大量收購，在日本期間即蒐集不少武士刀的郭常喜，也在此時轉而收購中國古兵器，數量達五千件之多，臺中市文化中心還曾向其借展。後來，他成立了兵器藝術文物館，希望讓後代了解中國文化。

根據史書記載，青冥劍為孫權所有，這把劍身刻百條龍紋，鑄造完成須浸泡清水近月，因此劍身長滿青苔，琢磨後呈現青綠色澤，因此得名。郭常喜在為李安打造的道具劍後，自己也鑄了一把〈青冥劍〉，全長115公分，刃寬3.5公分、刃長90公分，龍紋貫穿於劍身，搭配古檀木劍柄，加上中國結串飾，連不懂使劍者也忍不住要說聲：好劍！

干將和莫邪是傳說中春秋時期的兩位鑄劍師，也是兩把名劍。依據傳說，吳王闔閭命干將和莫邪兩人鑄劍，不成即人頭落地，但因鐵沙裡含銅，若無磷鈣融合，將無法鑄成劍，干將之妻莫邪為求完成使命，縱身火爐，兩把完成的對劍因此命之為「干將」「莫邪」，後人將合稱喻為鋒利精美之代名詞。郭常喜的〈干將莫邪〉相當講究，整把以鋼製成，干將劍身飾以



手下寶劍無數的鑄劍工藝家
郭常喜

- 1 精雕細琢，費時七年才完成的〈豐吉祥劍〉
- 2 根據考證製作如蛇形之〈蛇劍〉
- 3 百龍紋貫穿劍身的〈青冥劍〉
- 4 〈干將莫邪〉將歷史名劍帶進現代
- 5 〈天梯穿雲劍〉鑄出寶劍的穿雲英姿



2



3



4



5

龜殼紋，莫邪劍則飾以水波紋，這個獨創的層花紋鋼，因於鋼上鑄飾非易事，郭常喜除了以此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專款補助肯定外，也申請了專利保障。

在獲選第五十九屆全國美展的〈天梯穿雲劍〉中，郭常喜以階梯式的橫紋表現，劍首一大片水波紋與雲紋，漸次以橫格直線條鋪陳而下，每一橫格寬度與紋飾各異，洋溢秀雅之氣。命名〈天梯穿雲劍〉乃用來比喻藝術之路，儘管知道此路迢遠，但他仍將一階一階攀爬。他說：「我阿爸說：『學打鐵的人，祖師爺早就將鼻子抹黑，這輩子註定要做到老，跑都跑不掉。』」語氣裡沒有感嘆，而是欣然。

另一件讓他獲得第二期大墩美展工藝師殊榮的〈豐喜祥劍〉，劍身以水波紋與天梯紋合飾，但兩面劍身紋飾各不同，雙雙從劍身中央一分為二，一面採直式，另一則階梯與直紋同置一身，刀柄刻上四大天王，與劍鞘的雲紋裝飾皆以銅製成，劍鞘中央鑄刻的喜字乃作家的簽名，堪稱一把華麗之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為做工精細，打造這把劍足足花了七年才完成。

「一日三鍊，三日九鍊，久鍊就成鋼」這是郭常喜為某家藥廠拍的廣告詞，也是他身為打鐵師傅的真實寫照。

郭常喜 | 852高雄縣茄萣鄉大發路97巷2號
民生路226號

洪全瑞 Hung Chuan-jui

木造船藝・屏東縣東港鎮

或許是生長在東港海邊對船之情感深植於心，或許是學造船過程的潛移默化，洪全瑞從藝術出發，打造出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巨船、古羅馬戰船及曾橫行英格蘭海岸進行多次掠劫的維京海盜船，還原古世紀的文化歷史。

「你兩個阿兄都作廟裡的木工，你去學作船好了」，也是從事木工的父親對才小學剛畢業的洪全瑞說。以前的小孩很聽話，父母的安排不敢違抗，洪全瑞就此踏上作船之路。因為家傳關係，他學藝甚快，三年即出師，二十歲就獨當一面包工程。

基隆、高雄是台灣兩大港，造船業盛，東港則是後起之秀，但雖然較晚開發仍成為造船聖地。洪全瑞返回家鄉東港以製船為事業，直至1981年，塑膠製的遊艇、汕舢等取代手工木製，他遂轉行從事廟宇工作，將製船的創意移植廟宇，首創波浪式神龕，在廟宇鑿井以《水滸傳》人物表現力與美，突破傳統。

1994年，洪全瑞接下父親在鎮海宮的工作，苦思以何種活動吸引將舉辦的文化祭的觀光客。他靈機一動，想起自己在餘暇製作的羅馬戰船，「我當初作是興趣，沒有壓力，有空才做，後來因為有活動要辦，變得有使命感，很專注」，就在使命感的催促下，他完成了一艘艘精美絕倫的手工木製船。

洪全瑞的船並非僅憑想像或圖片製作。喜歡旅遊的他幾乎遊遍歐洲，也到北歐五國等航運發達之國參觀當地的船博物館，取回相關資料研究，再以實體的等比例打造符合航行標準與結構的古帆船模型。就這樣，他成了台灣船藝術達人。

鄭和下西洋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壯舉，他遠較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了87年，比麥哲倫到菲律賓更早了116年，堪稱世界遠

航的先驅。據傳明朝時鄭和下西洋船隊共有63艘，最大的船高151.18公尺、寬61.6公尺，可容納千人，9桅12張帆，錨有數千斤重，需動用兩百餘人方能啟航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。

提到他的〈鄭和寶船〉，洪全瑞表示，「9桅12張帆不能隨便作，不然內行人一眼就看透，不能漏氣啊！」為了不讓自己的專業落人口舌，他自行畫設計稿，構思如何將9桅12張帆安置出結構邏輯與美感，最後完成了高約七尺的〈鄭和寶船〉。洪全瑞將結實的櫟木刨出薄如布的帆，帆船線交錯在船桅，簡約的構造卻顯示出不凡的氣勢。「當時只有中國的帆船可以逆風行駛！」黃全瑞以台語說出中國人的文明創舉。

另一艘華麗的〈龍舟畫舫〉，靈感則來自隋陽帝下江南。根據史籍記載，從東都到江都的運河剛剛竣工，奢華無度的隋陽帝即帶著二十萬人馬下江南。因為遊河者為一國之君，因此洪全瑞以中國帝王之圖騰——龍為船之造型，第一層為划舟手室，兩邊各14槳，第二層為皇帝的娛樂廳，舞樂似乎從中流洩而出，第三層觀景台，作品之豪華將隋陽帝豪奢展現無遺。他表示，在建這艘船之前必須先將人的空間比例算出，再一木一木進行拼裝，如同疊磚蓋瓦；此外他堅持以刨光而非磨光處理，以顯示真材實料與功夫。



唯妙唯肖捕捉古船神韻的木造船藝家洪全瑞





- 1 〈鄭和寶船〉還原了明朝時中國海運的強盛
- 2 〈福州漁船〉流暢的船身曲線，是展現洪全瑞細膩木工的又一例。
- 3 〈羅馬戰船〉顯現出古世紀戰船的威武
- 4 看似簡單的〈竹筏〉，船身各處均需要連接妥當。
- 5 〈龍舟畫舫〉中經雕細琢的龍頭，深具帝王氣派。
- 6 〈維京戰船〉為考究挪威維京船博物館的資料而製出

洪全瑞不僅作東方的船，對西方的船也一樣在行。北歐維京海盜不但在北海、波羅的海劫掠橫行，更曾在英格蘭海岸進行多次掠劫，剽悍之行，令人聞風喪膽。洪全瑞從史料與旅遊北歐時蒐集維京海盜船，作成〈維京戰船〉一作，形體據筆者觀察，為挪威維京船博物館裡展示的哥斯塔號（Gokstad）與奧斯堡號維京船（Oseberg ship）之綜合，造型略似達悟

族之彩繪舟。挪威博物館中展示之維京船分別為15與16槳孔，該船以人力划動，每小時可達12海哩。洪全瑞作品則將比例略縮成14槳孔，如蛇的船端兩邊高聳，船側身以雕刻裝飾，據說兩端造型一樣是方便掠奪財物後逃逸，在迴旋的一端會掛以獸頭。

〈羅馬戰船〉係根據一張平面圖創作而成，可謂維妙維肖。船身宛如一條魚，12槳孔，船身兩側各羅立著圓形盾牌，船上尚置觀敵樓，接近船頭處的船身雕刻上太陽神等圖騰，船頭還裝備有帶鉤的跳橋，作用是當逼近敵船時，放下跳橋勾住敵船，戰士由跳橋登上敵船作戰。以樺木刨出巨大的帆，揚開的帆彰顯古世紀戰船的威武。洪全瑞身為作船達人的功力，也在這些取擷東西方文化的木造船隻中表露無遺。

洪全瑞 | 928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100號

